

本土文本



姐妹

(小说)

□王晓俭



绘图 瞿溢



江海新韵

大运河口(外二首)

□袁银峰

我们牵手河口  
江海相伴心潮激荡  
听春蚕吐丝  
鸡鸣桑树颠  
曾经的烽火  
燃烧心房  
我们弯着腰收割麦浪  
闻稻香

我们守望河口  
江海相伴心潮激荡  
看光电网联  
日丽中天上  
琅琅的书声  
撞击心房  
我们带着笑穿行季节  
走四方

香樟婆娑  
树下阿舞莲湘  
芦花飘飞  
戏中啊歌说唱  
青春虔诚  
大运河口扬帆

抹香鲸

远古蛮荒的大西洋  
捕鲸船油灯的火光通天  
甲板铺平了波浪  
当象群在雨林的河岸  
你穿过赤道  
人们财富的梦想  
游弋在旷世的渺茫

今天蔚蓝的太平洋  
古长江入口的潮汐滔天

心生寥廓(组诗)

□杲杲

空山	我看见了
在春夜的樱树下等车 周围都是不可支持的消息	它鼻翼两边的小雀斑。 眼睑低垂,杉树清凉 它记不得自己悲伤的爸爸妈妈
在春夜的樱树下等车 周围都是在和不在的花朵,星空和少女	当它变身为草原,山脉和 飞驰的大海 我也早已 转身。一个人牵着月亮

今天	美学影响
我妈妈七十二岁了 她喜欢红毛衣,微波浪的 长发;只说江南的古吴语 使小性子,可惜没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	桂花完全把自己分出去了。 银杏大道上。小学生专 心数着自己跳绳的数量
我女儿十二岁了 她喜欢蓝毛衣,空气浏 海;只会说普通话 使小性子。暑假里认识了阿紫,阿朱还有王语嫣	池塘的反光接住了 落日抛过来的疑问句:月 亮会代替你,重获光阴。

清风入怀	仿佛时间从未来过
是川端康成小说里描写的季节 那样的平原没有耳垢	祖母坐在小院的玉兰树下 拿半截木梳梳她的黑发。
想起豌豆花 白袜子,汲木屐。在沾了 苍苔的月边摇曳;想起槐树	两个老人,随着风的裂隙 回到少年 牵牛花。暮霭。 树冠深谙弹指的艺术。 虫鸣切断了人烟里的长战线

去看一匹马	年轻的老者
它还是个少年 不知为何来到江南。和 马戏团的同伴学习钻火圈,跳 圆舞	她的白衬衣鼓满晚风 她要去的城镇。是一个 年轻的老者 坐在地平线上放月亮风筝
用牙齿啃起一枝玫瑰献给 大眼睛姑娘	

妈妈很无奈,她喊我:“小金儿,告诉你哑姐,学校不收聋哑人。”

妈妈不会做手势,哑姐自创的那套哑语像摩斯密码,只有我能跟她交流。可哑姐这回犯了犟,一直拿着那张“我要上学”的纸给妈妈看。大年初一,妈妈给我们做的一人一套新衣服都懒得穿。

奶奶替哑姐不服气,奶奶说:“谁说我们小芹儿不能上学的?县城有所聋哑学校,我那远房侄女就在那里当老师。”

于是大家带着哑姐去镇东头回来过年的老师家拜年,哑姐立即明白了,她在老师面前卖命地表演,甚至连做了三个侧翻,脚还没站稳,气还没喘匀,立即眼巴巴地看向老师。

老师笑得合不拢嘴:“我们学校还真没见到这么漂亮聪明的学生。”

过完年,哑姐穿上那身新衣服,真的被爸妈带去县城聋哑学校了。哑姐才九岁。老师用规范的哑语问她:“你要住学校宿舍,能行吗?”哑姐坚定地竖起大拇指,表示没问题。

哑姐走的时候奶奶哭得稀里哗啦。我问奶奶:“我上学你为啥不哭啊?”

“臭丫头!你是去你爸妈那儿享福了,你哑姐这么小就孤零零住学校里,可怜不?”

“可怜……”我心里忽然有些疼痛之感。

暑假,哑姐竟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从县城坐车回来的。她从行李袋里一样样掏礼物,给妈妈织了条围巾,给爸爸编了顶草帽,给我做了个有漂亮花裙子的娃娃,给奶奶缝了件新围裙。聋哑学校有技能培训课,哑姐把上学来的知识

全活学活用到这些礼物上。然后哑姐继续献宝似的掏出一叠东西:第一名的成绩单,三好学生的奖状,六一儿童节上演出的照片……

妈妈忍不住惊叹:“小芹儿这是给她一个舞台,就要跳向全世界的节奏吗?”

唉!我又被哑姐给比下去了。

我和哑姐一起回奶奶家过暑假都不用妈妈陪同了,哑姐带着我熟门熟路地挤上公共汽车,包袱紧紧地拎在手上,警惕地留意车上各色人等和一路的站点。和她比起来,我倒更像个无用的残疾人。

哑姐有了暑假作业的任务不再有“服侍”我的工夫,每天坐在小桌子上头都不抬地又写又画,简直着了迷。我的作业还没写到一半,她就全部完成了。我忍不住凑过去看,禁不住嚷起来:“哑姐的作业又少又简单,我要是也有这么轻松的暑假作业就好了。”

奶奶又来惹我:“你哑姐上的是聋哑学校,学得简单,你去上,未必能拿第一名。”

神气什么?臭美!比我大两岁只学这么点文化,羞不羞!我想着,气得把笔一甩。

哑姐来哄我,心甘情愿地又扮演起丫鬟,教我打扑克牌,我打不过她,她只好故意输给我。教我规范的哑语,最后不了了之,还是用只有我们俩懂的手势交流更顺畅。教我怎么跳新疆舞,要动脖子要转手腕,眼神还要左顾右盼……我这才心满意足,这才是我的哑姐嘛!

要开学了,妈妈和我送哑姐到汽车站,妈妈拿着连夜给哑姐做的杏色泡泡纱连衣裙,那裙子已经够漂亮了,妈妈还带着针线,在候车室给连衣裙胸前钉上三粒包金边的纽扣才算完工。(二)

闻到这个香气就想起了家乡打猪草的田野,想起爸爸妈妈和姐妹。一边说,一边眼泪扑簌簌掉,想掩饰都掩饰不了。毕竟是孩子,而且具有乡村孩子所特有的倔强,一经提出要回家乡,便火急火燎,巴不得立马展翅飞回去。无奈之下,我只好让母亲从湖北来领人回去。

这一晃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后来,我从老家零星的消息中得知,见过外面世界的她在乡村待不久又不习惯了,她又远离家乡外出,这回是去往比苏州更远的浙江绍兴。并且像一棵有根的草或庄稼种子,迁徙之后,遇到合适水土就站稳脚,迎着阳光雨露发芽生长,稳当抽穗,还从老家接去了父母和弟弟。我从内心为她祝福。

去年,我在海南疗养,她与我取得了微信联系,我知道她一直在努力。生活也没有亏待她的努力。她在绍兴结婚,嫁的表侄女婿是当地绍兴人,事业发展不错,她则从打工的公司辞职,回家开一个美甲美睫工作室,便于料理儿子。一晃,儿子准备参加今年高考。

说话间,高考过去,她又适时告诉我,儿子考得不错,填报志愿如选浙江大学把握极大,要做的是考虑挑选专业问题。

昨天深夜,她微信告知,儿子想如她当年一样,也选择到离开家乡更远的地方读书,被录取到了北方名校北京交通大学詹天佑学院,3+5本博连读。

我听了很激动,也想了很多很多。我没有见过她儿子,在我的想象中,这个男生一定具备不少他农家女母亲的特质。我想象中的这个阳光男孩,身后衬景一会儿是芬芳四溢的油菜花海,一会儿是金浪起伏的水稻田野。我们家多有谚语:插秧要好苗,养儿要好娘。我的出身农家的表侄女,在异乡它土上,成功种植和收割着家乡的谚语。

他们羡慕地说:“哥哥姐姐不带我们玩的,弟弟妹妹又总是跟屁虫一样烦神。你独生子女多好啊,所有东西一个人专享。”

我被他们说得好像自己真是独生子女了,特别受用。可妈妈织毛衣是给哑姐织的,纳鞋底也是给哑姐纳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大包小包寄回老家。我哼哼唧唧表达自己的专横:“为什么不给我做?”

妈妈多温柔呢!妈妈平心静气地说:“我给你做,穿小了,多可惜呢,我们要勤俭持家。”

“可我不要穿哑姐穿小的衣服。”我没有理由反驳,只能继续哼哼唧唧。

“哑姐穿衣服可当心了,留给你的都还和新的一样。等过年的时候,妈妈给你们姐妹一人做一身新衣服,好吗?”

妈妈不像奶奶,从不说戳我心窝子的话。在妈妈面前,我温顺得像只小绵羊。

寒假我回奶奶家,装作看不见哑姐身上妈妈织的玫瑰红的毛衣和灯芯绒棉鞋。我可是小学生了,要做功课。我打开铅笔盒铺开寒假作业时目空一切的样子,自己都对自己肃然起敬。我写上几个字就挥手差使凑在旁边的哑姐,“倒茶来”,或者“背上痒,给我抓抓”,或者“我饿了,帮我剥花生米”。哑姐十分有耐心,鞍前马后服侍完我,继续专注地看我做作业,比看《红楼梦》还专注。

哑姐长期不在妈妈身边,跟妈妈便客气得不像母女。可这过年不同,妈妈一回老家,哑姐就跟在妈妈屁股后面,她拿了张纸,上面写着“我要上学”,那是跟我课本上学来的字。哑姐学样样东西都快,贼快。

农家女

(散文)

□老九

女儿以及后代派生的孙女、外孙女中,有很多农家女。我的一个姑姑,嫁到石家,一连生八个女儿,都是农家女。我那时还在读小学,记得八个表姐妹中,三表姐高大微胖好看,家中拥有话语权。她说话语速快,割稻插秧的农活也手脚麻利,大男子汉都不是她的对手。家中一些重要事情的决断,姑姑和祖父也往往只与她商量。后来她嫁往附近的邻村叶家,在我的想象中,这个村的农活高手中大约要出现一个新标杆。但由于远离故乡多年,久无联系,许多人名地名渐渐模糊淡忘。

不想二十年后,随着我家犬子的降生,母亲帮我从故乡请的保姆却是一个叫我表叔的女孩,是嫁往叶家三表姐的二姑娘。她应该正处上初中的年龄,但家中孩子多,辍学早,她的小肩膀早就帮助担起了家庭生活担子,帮助干农活。我母亲也特别强调,不算请保姆,是请来帮忙的亲戚。当然,母亲也按家乡的行情付了工资给二表姐。

这个叫叶丽萍的表侄女十二三岁,外形不见一丝一毫她母亲的影子,很瘦,语速和音色倒是让我熟悉的,完全从她母亲复制而来。或许是血缘的缘故吧,我们都是从接生婆那里派生的支脉,不会走路、正学说话的儿子,对这个从未见过的姐姐居然毫不认生,投缘。有时她吃饭不乖,我无奈,就说不吃饭我叫姐姐来了啊!丽萍也心领神会,抬高声音,说,敢不吃飯?要造反了?!小子立马乖乖吃饭。

丽萍干活从不拖拉。我们一开始与她约定的,只是帮助看孩子,别的活都不用她插手。她说她在舅舅的餐馆干过,感觉我们炒的菜不好吃,不妨让她试试。结果,她炒土豆丝时,先将切好的土豆丝过水,洗掉其中的淀粉,快火炒出来的酸辣土豆丝特好吃,不像我炒

灰溜溜回家的我只能自个儿扮小姐。哑姐一眼看穿没有伙伴的我的落寞与孤寂。她拿口水蘸在红纸上抹到我脸上嘴上,拿火柴头替我描眉,用火钳子把我的刘海烫卷,镜子里的我立马俊得比小姐还小姐。我对哑姐说:“你是我的丫鬟。”哑姐很快会意,高高兴兴地拉我爬上床。老式雕花床就是我们的戏台,哑姐替我把帐子布合上又拉起,一台戏才很有仪式感地开启。哑姐把毛巾毯披在我肩上,教我用水桶,拿蒲扇在旁边轻轻打扇子,要不装着倒一杯茶屈膝奉上,配合我过足戏台上的瘾。

奶奶一旁看着这一切,说:“小金儿你笨手笨脚的,哪像个小姐哟?你哑姐才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呢。”

我知道奶奶说的是实话,哑姐的画像一只新鲜的水蜜桃,头发像一匹黑绸缎,在哑姐跟前一站,我几乎矮她一半,瘦她一圈,头发黄燥燥的,简直像长僵了的小黄瓜。

可我就是气奶奶偏袒哑姐,于是数落奶奶:“你腿弯得像车轮子,肚子挺得像大馒头,睡起来扑噜扑噜直吐泡,金色都比不过你!”

奶奶啧啧嘴不跟我一般见识:“小金儿尖牙利嘴真是了不得!要是哪天奶奶不在,你会对哑姐好吗?”

“会!”我回答得干脆利落。

我到了上学的年纪,妈妈终于把我接到那儿去了。

我要上学了!我看到哑姐羡慕的眼神得意极了。她尽可以让奶奶夸赞她一百个漂亮,尽可以天天“听”奶奶给她的收音机,尽可以自个儿演“小姐”。反正,我可以到爸妈那儿上学了。

新结识的同学们来我家玩,他们说:“你是独生子女啊?”

我竟鬼使神差点了点头。

频频抬头望天边,不为看朝霞晚霞,而是想探究这绚丽的舒扬柔曼的背后,是否真的有女媧。我想象中的女媧,就在这云蒸霞蔚中,而且是一个强悍能干的女家女。我也知道学界否认了史前文明的存在,于是我想,在最久远的文明前沿,在父系氏族之前的母系氏族前沿,一定有一群女媧这样伟大女性的存在,她们无疑都是农家女。在我的猜想中,不但老子孔子的母亲是农家女,连我们的炎帝黄帝的母亲,也应该是农家女。工业文明出现之前的母亲,无一不是农家女,虽然有的是离乡不离土或离土不离乡。

我在乡村生长,自然见识过很多农家女。我们村里的女性,绝大多数都是农家女。我很多的外村女同学,也是农家女。但我感觉自己的同胞三个姐妹,算不上农家女,她们没干过多少农活,没有吃过多少农家苦。往上推,我的母亲也算不上,因为许多带技术含量的农活她都干不了。后来父亲的右派冤案平反,她因当年受株连失去的工作能够失而复得,也无不印证着我的判断。

再往上推,我的祖母绝对不够格算农家女。在我的记忆中,她裹脚,能写村上最好的颜体楷书毛笔字,白天出现在别家的缝纫摊上,夜晚则是自家嗡嗡作响的纺车旁,摇曳的油灯光将她的身影和纺车的轮影叠加起来投射到泥土墙上,很少有汗滴禾下土的记忆。连推到第四代我没有见过的太婆——我爷爷的母亲,她似乎还是不能算农家女,三寸金莲的脚,担负乡村接生婆的活,被一乘轿子抬着四乡八村奔忙,去“拔萝卜”迎接一个新生命。我心目中的农家女,必须是能吃大苦耐大劳,扎扎实实干过农活的乡村女子。

但接生婆的太婆自己生养的

瓦屋周围是池塘,桑林。

长满水葫芦的河汉  
薜萝草的男人,从瘦弱胸膛里鼓出一串咳嗽

坡地上几株野桃

看见几十年后骑单车的少女。她的长发高高扬起

她的白衬衣鼓满晚风

她要去的城镇。是一个年轻的老者  
坐在地平线上放月亮风筝